

看诗不分明

(72)

在“三联生活节”微信上读到一篇“《遵生八笺》中的避暑逸事”，有人入水避暑、河朔夏饮、高卧北窗、避暑凉棚、琢冰山、临水宴、溜激凉风、读随树荫、浮瓜沉李等妙法，还有澄水帛、冰丝茵、招凉珠诸奇物，煞是有趣。

再读唐诗，就留意起唐代的人是如何度夏了。

喝茶粥——“当昼暑气盛，鸟雀静不飞。念君高梧阴，复解山中衣。数片远云度，曾不蔽炎晖。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藜薇。敞庐既不远，日暮徐徐归。”(褚光羲《吃茗粥作》)

水亭饮酒、纳凉赏景，兼送别朋友——“亭晚入将别，池凉酒未酣。关门劳夕梦，仙掌引归猿。荷叶藏鱼艇，藤花冒客簷。残光收夏暑，新雨带秋岚。失路情无适，离怀思不堪。赖兹庭户里，别有小江潭。”(岑参《六月十三日水亭送华阴王少府还县》)

清塘泛舟——“端居倦时燥，轻舟泛回塘。微风飘馥散，横吹绕林长。云澹水容夕，雨微荷气凉。一写捐勤意，宁用诉华觞?”(韦应物《南塘泛舟会元六昆季》)

自己北窗高卧，小童擂茶待烹，是文人雅士的选择——“南州溽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日午独觉无馀声，山童隔竹敲茶臼。”(柳宗元《夏昼偶作》)

武将到底与文士不同，即使已经退隐消沉——“百战功成翻爱静，侯门渐欲似仙家。墙头雨细垂纤草，水面风回聚落花。并放辘轳闲浸酒，笼开鹦鹉报煎茶。几人在凌烟阁，曾不交锋向塞沙?”(张蠙《夏日题老将林亭》)

“墙头雨细垂纤草，水面风回聚落花”是颇受称道的佳句，前句说无人登门，主人也无心收拾，园林都荒凉了，后句说落花在水面上随风回旋。但容得了落花回旋的池塘，规模也不在小，何况还有浸在井中沁凉的酒和会通知仆人煎茶的鸚鵡，寥落中富贵气象犹存。

说到写富贵气象，“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是享有定评的名句。出自白居易的《宴散》，全诗曰：“小宴追凉散，晚开棋局闲。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明月清风夜，佳人白马还。”

散，平桥步月回。残暑蝉催尽，新秋雁带来。将何迎睡兴，临卧举残杯。”

白居易似乎是《红楼梦》里贾母一流人物，与其说他诗写得巧妙，不如说他享受得非常有层次：先举行盛宴，灯火辉煌，笙歌齐作，家妓献舞，觥筹交错，主客尽欢后，主人吩咐仆人们送客，灯火引导客人从楼台款款而下，各路车马慢慢散去。主人看月色正好、夜气方凉，再步月乘凉，回来还不愿睡去，再自斟自饮一番，然后心满意足，带着微醺安睡。

即使是这样的富贵中人，有时也会用最简单的法子来消暑，就是早睡——“人定月胧明，香消枕簟清。翠屏遮烛影，红袖下帘声。坐久吟方罢，眠初梦未成。谁家教鹦鹉，故作语相惊。”(白居易《人定》)

但有人以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方式度夏，比如王维。“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积雨辋川庄作》)

——连日雨后，树木掩映的村落里炊烟终于升起。正在烧的粗茶淡饭要送给村东耕耘的人。广阔平坦的水田上时有白鹭飞过，繁茂的树林中传来黄鹂婉转的啼声。我在山中修身养性，观赏朝槿晨开晚谢领悟人生；在松下和露折葵，只进素食不沾荤腥。我已经是一个从追名逐利的官场中退出来的人，而鸥鸟为什么还要猜疑、不肯亲近呢?

隐居田园、习静、食斋，这样度夏，不但抛却了腥臊荣利，挣脱了名缰利锁，而且脱离尘俗，与天地相融，摒弃他人，与魂魄周旋。因此获得了真正宁静和无上清凉。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这两句的好，使任何赞美都显得笨拙而可笑。王维笔下的夏天，有空林、白鹭、黄鹂，有炊烟、耕田和淳朴的农人，还有一个远离竞争、挣脱尘网、回归自我的诗人，这位诗人一身轻松、满心洁净，走进了那幅幽美恬淡、清静无尘的山水画。

入山、习静、食斋，我学不来，但我可以：饮茶、养壶、赏瓷、看帖、读书——尤其是王维的诗，最是清凉消暑。

看唐人如何度夏

潘向黎

五律·贺马氏兄弟双百岁回忆录出版

王蒙

识途称骏马，阅尽人间真。志士哀民泪，将军报国心。千年祥瑞寿，百岁洞明文。天府多佳话，神仙也羨君!

2014年8月7日，某自贵阳图书交易博览会，赶往成都，参加马氏兄弟百年回忆录出版发行式。马识途，老作家、老革命、书法家，生于1915年，欣逢百岁，精神矍铄，笔耕不辍，谈笑风生，锋芒毕现。出书名《百岁拾忆》。马士弘，前马之兄，生于1911年，104岁矣，声如洪钟，讲起抗日救国，激情如旧，他是起义将领，军衔为少将。出书名《百岁追忆》。二书同时由三联书店出版。他们还有一个弟弟，97岁，参加了哥哥们的出书盛事。

百岁寿星，称为人瑞。王某何幸，与闻其盛，为诗以贺。

参观卢浮宫后，又到塞纳河畔游览，兴致正浓时，手机上跳出一条微信：胡炜正在瑞士名校伯尔尼大学讲学，中国文化很受当地学生喜爱……

胡炜是同济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上海解放后第一位博士画家，他以出色的工笔花鸟画造诣和深厚的中西画史论修养而广受赞誉，这次应瑞士伯尔尼大学艺术史学院的邀请，去那里讲学3个月，主讲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艺术史。

巴黎离伯尔尼不算远，在此地的行程也差不多快结束了，我决定去伯尔尼，听听我的好朋友胡炜的授课，在异国他乡感受“中国声音”的魅力。

有着181年悠久历史的伯尔尼大学，就坐落在这座老城里。胡炜告诉我，伯尔尼大学创建历史可追溯到十六世纪早期建

立的神学院，当时建校的目的，是为宗教改革培养清教徒牧师。“伯尔尼大学始终以校训中的使命来鞭策其发展，即以最高的标准来制定伯尔尼大学的办学方针，同时以多边灵活的教学方法，将伯尔尼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虽然3月份才来到伯

伯尔尼的“中国声音”

江跃中

尔尼，但胡炜对伯尔尼大学的历史与发展进程已经了解了很多。颇有意义的是，这是伯尔尼大学第一次正式开设一门总共12讲的关于中国绘画史内容的课程《中国传统绘画中艺术家的角色》。艺术史学院的院长说，这门课有利于让欧洲的年轻人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独特的文人文化和中国社会特征。胡炜也是第一位站在伯尔尼大学艺术史学院课堂讲台上讲课的中国人。

“要准确地把握某个艺术特征，最有效、最生动的方法无疑是通过对比。有对相同历史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家和文人画家进行对比，比如五代时期同为花鸟画家的黄筌与徐熙，他们的画作各有什么特点?绘画的态度是什么?相同点不同点有哪些?”

在《10世纪的宫廷绘画与文人绘画：论黄筌与徐熙的花鸟画差异》一课上，胡炜的“对比论”内容丰富，论据厚实。

“文艺复兴中欧绘画的发展，是造成目前中西绘画差异的根源。众所周知，文艺复兴对于欧洲艺

术的影响是空前的，但几乎在同时，中国的艺术也在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在《欧洲文艺复兴绘画与同时期中国绘画的平行对比》的讲课时，胡炜的观点同样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和思考。

课堂上，学生们认真聆听胡炜的“中国声音”，课堂上，大家与胡炜开展肩膀，说：“有什么事情不要埋在心里，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第二天下午，指导员再次找到我。出乎意料他没有安慰我，而是拿出了火车票，仔细一看，竟然是库尔勒到郑州的。指导员笑着说：“给你的，回家好好照顾你父亲，有什么事儿及时打电话。”

原来那天晚上，指导员了解了我家情况后，立即向营长和教导员进行了汇报。教导员王奎一定要让我回去把父亲安顿好，消除后顾之忧，假期结束之后再考虑训练的事。

坐在回家的火车上，看着手里的火车票，我心里感到无比温暖。

微笑可以传递。请看明日本栏。

我愿意做一块礁石

赵丽宏

读书和写作陪伴了我大半辈子。写作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是一种追求时髦、与时俱进的事业，而我却始终认为，这应该是一件以不变应万变的事。这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是我的人生。万变的应该是世事，是永远花样出新的时尚，不变的应该是一个作者的心境，是他对人生的态度，即所谓在喧嚣中寻宁静，在烦扰中求纯真。这几十年，我努力让自己保持这样的心境。

岁月和命运如曲折湍急的流水，蜿蜒于原野山林，喧哗，奔流，定无轨迹。在水中，你可以是浮萍游鱼，随波逐流，可以漂得很远，却不知所终；你也可以是一块礁石，任激流冲击，浪花飞溅，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安静和沉着。我愿意做一块礁石。

我最初的写作，其实是在乡村“插队落户”时的日记。在一间狭窄的茅屋中，在一盏飘忽幽暗的油灯下，一颗年轻的心抒写对自然的迷恋，对人生的憧憬。那时的写作，不为发表，没有想过要把自己写成一个作家，只是感觉文字和我有缘，写作驱赶了我的孤独，使我的精神世界变得充实，使我在困苦的环境中思考人生的意义。四十多年来，我的人生曲折起伏，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时代和环境，然而文学一直是我亲密友善的旅伴，写作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文学之于我，恰如那盏在黑暗中燃烧的油灯，尽管人世间的风向来去不定，时起时伏，只要心里还存着爱，存着对未来的希冀，这灯就不会熄灭。我的文字，便是这灯光在我心里的辐射，这辐射衍化成文字，记下了我所感受到的时代、人性和自然。和文学结缘，是我此生的欣慰。

巴金先生曾在他赠我的书中为我题写过这样两句话：“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是他自己一生写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后辈的一种鞭策，我一直铭记在心。说真话，抒真情，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遵循的原则。离开了真，便无以为美，也无以为善。

编这套文集，源自出版界朋友的一片真挚的热心。将四十多年写作的文字汇编成十八卷文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没有勇气和精力做这件事。这套文集的策划者呼延华先生和他的编辑团队不辞辛劳，从选文、编目到编辑出版，历时两年，为之呕心沥血，辛苦了无数个日夜，将我的各类作品做了精心细致的搜集和梳理。很多连我自己都不记得的文字，也被编者从那些无人注意的角落里找到，收进了文集。读者即将看到的这十八卷文集，汇集了我的大部分作品，是我大半世人生的缩影，也是我跋涉的履痕，情感的留影，是我的生命以文字形式长出的枝叶，开出的花朵。它们并非天香国色，只是文学大花园中的一个小小角落。出版如此规模的一套文集，也许无利可图，我从一开始就有些怀疑，这样的计划，能否付诸实施。如今，面对堆成小山一般的样书，感慨万千。一个写作者，能遇到这样真诚执着而有气度的出版家，是我的幸运。在此，我深深感激。

《赵丽宏文学作品》自序，十八卷《赵丽宏文学作品》近日由现代出版社出版)

术的影响是空前的，但几乎在同时，中国的艺术也在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在《欧洲文艺复兴绘画与同时期中国绘画的平行对比》的讲课时，胡炜的观点同样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和思考。

课堂上，学生们认真聆听胡炜的“中国声音”，课堂上，大家与胡炜开展

的互动也很热烈。一位叫Vedrana的女学生好奇中国画上盖着的红色印章的作用和意图，向胡炜提了好几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画有更多的印章?这与画家的名望有关吗?为什么有的印章是红字而有的是白字?”还有一位60多岁的退休老人Eugen Jung，因为对中国艺术感兴趣，所以一直来旁听胡炜的课程，从不缺席，还向胡炜提问……胡炜时而开德语，时而用法语回答，学生们都很满意。

讲学之余，胡炜还作了两场公开课，一场是《中国古典绘画中笔墨的文化内涵》，另一场是《当下中国传统绘画发展和我的艺术创作》。一位叫乌尔威勒的学生在给胡炜的邮件中写道：“你的课让我开始对中国古典绘画充满兴趣，我决定进一步拓展课上所学到的中国艺术史内容。”另一位学生依林娜的体会是：“你为我们准备的艺术主题，让我们从一个极好的视角去了解中国古典艺术。”

乌篷船

那秋生

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舟船是水乡绍兴最古老的交通工具。汉诗云：“乌篷小画船，往来如梭子。”陆游在《鹊桥仙》中对乌篷船作了描述：“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萍州烟雨。”

毫无疑问，乌篷船肯定与“越”密码相关，简直是“乌乌”的化身。

请看，其船头上雕有似虎头形象的“鸂”，其状神秘可怖。传说“鸂”这种怪鸟“居海内，性嗜龙，龙见而避之”，所以行船可保障平安。再说，其船篷的形态，不就像鸟儿张开的翅膀吗?忽发奇想：篷者，鹏也，好一个大鹏展翅!眼前仿佛出现了《庄子》里“逍遥游”的情景。

还有，其船尾是划浆的地方，人可以手脚并用，而有“脚划船”别称。

难怪李白坐在乌篷船中吟诗：“人游水边去，舟在空中行。”那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感觉呀。



皎月

(中国画)

黄庆华

“今天周末，听说晚上饭菜不错，有饺子、猪蹄……”

“是吗?那可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胃。”听着战友们兴奋地谈论着晚上的大餐，我默默地退到一旁想着白天的事情。

看着丰盛的晚餐，我却感觉难以下咽，胡乱扒拉了两口就回了宿舍。早晨6点多钟，我突然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我心里不由一紧，家里没有特殊情况，姐姐绝不会这么早打来电话。“鹏，咱爸住院了……”果不其然，姐姐告诉我，父亲胃疼得厉害，被送到了县医院。

挂断电话，焦急和内疚之情涌上心头。我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母亲过世早，让本不富裕的家雪上加霜。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凡事都是父亲一人操持。

一家人靠着父亲粗糙的双手勉强维持生计。为了省钱，父亲生病时，常常是忍一忍就过去了，从来不让姐姐告诉我。每次给父亲打电话，父亲总是高兴地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嘱咐我在部队安心工作。这一次，父亲干活的时候突然一头栽倒地上不省人事。姐姐才抽泣着悄悄给我打了电话。

“找指导员请假去。”打定主意，我向办公室走去。

“哪……”急促的哨音把我拉了回来，部队集合完毕。营长雷剑宣布了抽组使命课题训练的命令。使命课题训练是营里一年一度的大项任务，本来就人员短缺，作为一名排长，我怎么能

关键时刻脱离自己的岗位?肯定不能回家了!可是，我再想想父亲……

“请假还是不请假?”让我陷入了两难境地。

晚饭后，离开宿舍，独自一人来到菜地，我呆呆地望着长势正旺的蔬菜，指导员来到我旁边我竟然没有发现。“伟鹏，想心事呢。”指导员说。正犹豫着要不要告诉指导员时，指导员好像明白了我的心思。他说：“看你刚才呆呆的样子，肯定有心事，快说吧。”

眼见瞒不了指导员，我就把父亲病重住院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指导员。指导员拍拍我的

那张温暖的火车票

张伟鹏

十日谈

守卫边防线

微笑可以传递。请看明日本栏。

